

矩庵集

앞표지 뒷면

矩庵遺集卷之三

雜著

師門日受錄

辛酉五月七日往拜定齋先生執贄以進曰是相夏先王考之遺命請勿孤焉先生曰某素無推人底道且衰頹未敢當相夏起而固請先生乃改整衣冠侍者將命相夏拜焉先生起而答之因曰尊門先輩餘教尙在何乃及於吾也相夏曰湖上之日今八十年而貌爾晚生尙及丈席之世顧諸私分自以爲幸先生曰來意如是不可終辭但某之一生所懼惟在用

他虛文耳曰相夏年踰二十猶未能小學事而今將大學請受者以此書一生需用有餘而朱子所謂先讀大學故也先生曰此書規模甚大誠所謂一箇腔子如他許多書皆雜說在裏許學者須要入此門路而用填實充拓之工則許多道理具在箇中此所以立定綱領云云因受讀序文一通問大學爲書自夫子成而序所謂古之法者卽指夫子以前五帝以後建官設教之義否曰所論及此其究索大義略可知也問大學先於知小學主於行蓋以幼穉之時非可語窮理之道而姑使行其灑掃之節及愛敬隆親之

道使之養其德性固其肌膚及至成童而後其知覺
稍開乃授之以窮理之學此所以先行後知耶先生
曰大槩然矣所論都包大義姑不可一場細破說去
也因授几上一冊子曰此吾晚年所錄曾不敢輕示
人而但大學之大義可疑者具在焉蓋章句或問之
未盡釋者設為問答名曰童子問於學者不無少補
耳卽拜手擎玩其略曰幼者知解未開非貴窮理之
時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雖以凡民言
然幼者亦猶是也故主於行而滋養其德性及其稍
長可以開其知識也則又使之先有以見其所當然

而不容已與夫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則知之所至其
行愈大此其誠正修齊而至於治國平天下之盛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之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衆也此大學之教所以必先乎格致也
蓋不強其所不能不失其所可教學記曰當其可之
謂時是也云云問天降生民既與之四性則可見人
皆有此性而至有堯跖之分者蓋氣稟拘蔽之也用
甚等工夫乃可復性之全體而無少欠也先生曰須
要十分用工有舜何予何之志惟在克明之如何耳
相夏曰克明當如何此理不息隨感而發本體之明

必有見乎介然之間此所謂擊石之火其將因此擴
充之耶曰雖此痼蔽之極而猶見介然之明此理之
不息故也如所謂孺子入井之時是也惟在擴充之
如何耳問八歲皆入小學以下以至於大小之節所
以分之義可得詳聞歟曰此皆詳於童子問問俛焉
之義曰猶看刺着頭似好耳問外有以極規模內有
以盡節目小註有二說未知孰從曰二說俱通問放
失採輯闕略曰誤在他章則於本章爲放失也採之
而還于本章者爲採輯也本有而亡之曰闕本自簡
略曰略格致章是補闕也誠正兩章章下註是補略

也因退書室每進謁以日三爲度而至若日課中有疑可稟則蓋無定度矣

八日早謁丈席曰朝前後每有左右來候之撓日課以食後少閒爲度似好耳讀經文問入德門之義曰門者所由而入室非門則不能入非大學工夫次第則不能入德言必可由而不可失也問讀書次第卽是工夫次第歟曰小註以謂讀書次第然讀書次第實所以言爲學次第也問至善卽十分地頭苟爲大學之道者務要十分至善終始不遷可也此所以至善之別做一目列於三綱者也曰此蓋古人立說非

徒說道理名目而已必欲為其事而盡其道則其義更有濶切者此其至善所以列於綱領也如中庸言性道體用而以修道之教并為首三句亦此意也問明德之說章句所云虛靈不昧心也具衆理性也應萬事情也然所謂明德惟此書特說出來而其為物也光明正大體心之靈具性之理蓋未嘗離乎心性而若合做心性看則且未可曰此蓋有先輩之論而某亦言之大學說一般明德出來不是比較勘合於心與性者也蓋性是純善無為者而明德乃光明洞澈之謂則非性矣心是主宰乎一身者而明德非能

知能覺之名則非心矣。但所具者性之理而所明者心之靈。就他見心性意思則可將心性做這箇看。則不可蓋是氣清理顯無纖毫遮蔽而昭融洞澈之名耳。又曰會諸自家身上須要真見可也。問事理當然之極卽天理之極是十分極善處。此便是中庸之中未知如何。曰此不必比較看文義務要當頭破當頭義可也。問定靜安慮四者則知止之效自有此箇序而至於慮字似有別般着意底意思。曰是猶曾耕之田。顧而買之。曾知之路。問而行之者也。

九日讀盡經一章。問此言條目而其所以先逆推而

後順推何也且不曰平而曰明明德亦何意先生曰此節卽統言有如許道理而下節乃修爲之效則此逆推之不得不先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蓋言明德之分量也相夏曰明德卽綱領之綱領而其分量至大則所謂天下卽極推無外之地頭也此所以必言明明德於天下而天下之本國也欲於天下者必先明明德於其國國之本家也欲於其國者必先明明德於其家家之本身也欲於其家者必先明明德於其身此所謂明德之分量歟且綱領則分開言條目則渾合言何也曰分言以立三箇綱合言以明一串

貫問致知在之在字不用六先字之例而物格后之
后字惟着七后字之例何哉曰就工夫上說而自是
一事故着先字不得就功效上說而固有先後故着
后字矣問經文之為孔子言或問已詳之然蓋以道
理求之則不啻丁寧以文字考之則姑無明白所以
着蓋字耶曰傳統分明而簡策無證所以設疑辭也
是日有別紙問目

別紙

問讀書先觀聖賢立言大體則文義微妙即在正大
處此所謂正其外面裏面自易見矣大學卽間架之

書

五

能

澈

守

終

謂

之

前

頭

敬者吾心之主宰經傳者聖賢之明訓人之有此
主宰以味經訓如齊邀其身以迎尊客今以敬為
大學主人恐似未穩

知止能得乃三綱八條得止至善之方非別為間
架

文義微妙即在正大處若非盡精微何以知廣大
外面裏面之云似分別太甚

讀書固當審其立言大體此即所謂間架也然逐
逐然惟間架之是審即為排比較量而無益於身
心不若以讀法中豈在着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

之訓爲究竟法

揭圖立說非義理融爛不可爲故明平生不敢作
一圖恐其易於差謬也

向上之工要將純篤做

退陶先生聖學十圖中有大學圖可詳玩矣

十日讀傳之首章及二章問傳文卽曾子承述經文
之首以發明之而其所引經傳之接續貫通可詳聞
歟先生曰康誥統言明德也太甲則明明德下手用
工之方也帝典言如此則其德大明也皆自明也者
總結之辭湯之盤銘言自新爲新民之本也康誥言

新民者必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也文王詩言新民之
至天命亦新也無所不用其極總結上兩章而又以
起下章也問天之明命卽在我之明德而或問所謂
至善之所在也其見於日用之間者無時而或已無
處而不見此所以顧諟之工必於此下手矣曰日用
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體此所謂性之德參前
倚衡者也學者苟能精察而實見之則其顧諟也大
矣

十一日讀傳三章先生曰此章所引詩以詩之六義
看則首節言物各有所當止詩之比也二節以身之

止於邱隅言民之當知所止詩之興也三節言吾所當止詩之賦也下兩節卽言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而其中又有明新用工之方古人文字周密如此使人玩味自不覺手舞足蹈矣問賢其賢親其親章句或問所釋有不同曰或問說恐有未穩章句所謂人思慕之愈久不忘之義當濶味之蓋後賢後王被前王親民之化而各賢其賢各親其親此所以不忘之故也當以章句爲正

十二日讀本末格致兩章問所以使無訟是明德也本也使無訟而無訟可聽是新民也末也所謂本末

當如此看否先生曰章句已釋之讀者要熟看問補
亾章所謂取程子之意者卽或問中五九條之類是
耶曰程子嘗有這箇說而朱子實取之也其歸趣未
嘗不同耳問已知益窮之何也曰子亦有已知之理
而惟其用此講明者是非益窮之意乎相夏曰所謂
已知之理卽吾虛靈之體得於天而未嘗不有者惟
上智之姿聰明睿智心與理一而衆人則旣拘於有
生之初又在事物叢集之中爲情欲之所蔽聖人憫
之方其幼穉之時養之小學之中而進之大學之道
必以格致先焉此格致之所以爲大學最初用工耳

問事物之理有精有粗固有未易明者所以極用吾力至於一朝豁然然後所謂衆物之理無不盡而吾心之知無不明矣曰然其用力下手之方如何相夏曰須先持敬以涵養耳問具於吾心謂一理散在萬物謂萬理其本直是一理而已其所以格衆物而致吾知只要一理明而已否曰是

十三日讀誠意章問誠意爲自修之首者蓋以致知只是分別此理而到誠意方是省察修治之謂歟先生曰知行之分不待講明而要須體察可也問慎其獨獨者善惡所由分之機而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

之地頭也其實與不實必於此慎而察之此所謂善惡關也昔寒岡之侍講也對上所問大學工夫何者最要而必曰其要在謹獨因又引天德王道之說以發明之然則所謂謹獨不啻爲誠意之要而其所以將此充廣以至於以下諸條之義否曰此所以重以爲戒不啻丁寧也若寒岡之說蓋有聞於退陶之門也歟問爲善去惡如何到自慊此蓋善則必好惡則必惡十分快足無一分未盡以實吾之意方是自慊歟曰善則心誠好之如好好色之必由中及外而無一毫之不好惡則心誠惡之如惡惡臭之必由中

及外而無一毫之不惡乃所謂自慊也問章句所謂
以自校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爲人者蓋以吾
心所發人所不與其實之方必要自我真切做去
不可一分徇外爲人也此所以云云之意當於母自
欺自慊自字上淺味之否曰是惟自實吾意之事非
一分徇外爲人之謂則章句之義自可見矣問二節
小人所爲所以言自欺之驗末節心廣體胖所以言
自慊之驗歟曰是問此章之義可得詳聞否曰非敢
以言語形容而大槩則上文言誠其意者毋自欺毋
自欺必要慎獨此節則以不能慎獨爲自欺之驗而

乃重言君子不得不慎獨之意也小人其見君子將
揜欲著之際其惡一根長在胷中故對人則厭然人
去則依舊此所謂獨者非徒獨居而雖對千萬人之
時未嘗無獨知處則自欺之萌每由於此此所以揜
之著之而終不得欺人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也問
心廣體胖卽誠意之效而已是到心身地位則此所
以爲誠正修之實相聯綴耶曰然問此章不曰誠意
在致其知下章又不曰正心在誠其意而以誠意特
爲一章者蓋以此章爲自修之首而爲一篇之緊要
處則傳者之意可見矣朱子猶以爲簡略而補之何

也曰表以明之傳者之意頗可見而補以詳之朱子之意尤可見矣

十四日讀正心修身齊家兩章問心之爲體鑑空衡平至虛至靜而大學正之方只以用處說去何也先生曰大學之道皆從用處說曰心之體本然平正其未感之前不待正之而有正而惟四者心之用也或有所不能察始有不得其正此所以正之之道必因動處而用工歟夫心者主乎身而存諸中者也若或因物而之他則便是不正若四者之接乎心當爲而不爲當不爲而爲之便是不正則所謂正之

之方無他要將此心常存乎中而應之各當其可則所謂四者之來可怒可喜可好可憂在物而不在我矣所以當怒則怒當喜則喜當不怒則不怒當不喜則不喜方喜而有當怒則怒之方怒而有當喜則喜之以此推類察其當否隨物隨應皆得其正矣又問有無之病每相須焉一而二二而一未知如何曰有心於此者必無心於彼此所謂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也問此節言有下節言無而以有無相因而言則此節言有而包無下節言無而包有以歸趣言則上節言心不可有偏繫下節言心不可無存主底

意曰是問正心徒言有無之病何也曰心蓋本正而
惟其不得正者以其有無也去此病便得其正也問
欲情非病動勝處是病歟曰是問敬字之表出於此
章章句之義可得聞歟曰敬字見於第三章而不見
於此敬止之敬只就事上說而此章乃敬之用工地
頭也此章句所以特言於此以補經文之略也問上
章四者謂心與物接下章五者謂身與物接者似未
然蓋心與物接時身未嘗不接身與物接時心未嘗
不接四與五皆心之用而但各以其所主而言故不
同歟曰蓋四有此心存主處失其平者也五僻此心

應物處失其宜者也問引諺之言而單舉五者中愛
之一段是人所易偏而偏之爲害之大者則其於單
舉之中亦可見包含五者之義否且此章卽修齊章
而只言偏僻二字不及於修身齊家大節而因結
之曰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者何也蓋誠意章則詳
言誠意之工夫功效七章與八章言有無偏僻而已
至九章始言孝悌慈孝悌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
也夫自格致以下至於治平章詳略疎密互相聯綴
之義願聞其詳曰是皆學者大疑所在故已嘗言之
於童子問其從容詳察焉問身不修云云卽經文其

本亂末治否之義否曰是

十五日讀齊治章問不曰治國在齊家而曰治國必先云云應經文厚薄之意歟先生曰是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句即可見家者國之則其言所以教於家之道在孝悌慈而至於下章亦言此三者何也曰孝悌慈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本根此所以段段提示也問第二節章句改之之說可得聞歟曰此說見於大全蓋因汪長孺而改之朱公遷又云章句則改之或問則未改云云問其所以改之者蓋上節只言家者國之則本其所以教有此三者而已至此節可見

三者立爲一家之故而其求爲之方無他在識其端而推廣之如此然後方見三者之教成於家而仁讓之風溢於外矣曰其改之之義蓋如此耳所謂推廣則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而此心卽孝悌慈也蓋舉一而知三也又曰所謂識其端者蓋保赤子興仁讓之本也心誠求之保赤子之端也所以求者亦誠而已問齊治之序漸次說去蓋上二節言齊家之至三節言發動之機四節言定國之道旣在一人則爲一人者不可無令帥之道而其令帥之道必以恕而後方爲形端影正此則已有下章意所謂次序固如

是然且有可疑者蓋其言家言人言恕自家而身自
身而心漸為收入說來此可見言之有序而其說動
化之義盡於此而無餘蘊耶曰傳文愈向前愈退後
况此章極為精密全以動化為主乎問動化推化何
如曰動化如澤之儲水盈溢而浸及於外推化如濬
其溝洫導之而至於畦也問恕即絜矩之義曰恕者
對人之謂也絜矩則盡天下矣問所引三詩非以上
文之義有未盡而然也即所以咏歎上文之事否曰
或問之外更有何說問足法有二義未知孰長曰家
者國之則其儀不忒言國之儀則不差也謂其家已

齊也其為父子兄弟皆足以為法於人者似長耳問
動化推化實為相因如下章所云三者上行下效即
優動化之謂而其所以興效者以其有所同之心而
所謂所同之體即立於我則上之君子必先為絜矩
而推處之以遂天下之心則於此可見動推相因之
義否曰所論大槩如是

十六日統讀平天下章問絜矩有二義當何從先生
曰退湖以來已有定訓絜之以矩是也章句所謂上
下四旁均齊方正則是效也問所以絜者心也所謂
矩也即所同之體在我者也絜之而無不方即其效

也所謂人心之所同者也先生因以童子問中絜矩說脉之問只言所惡不言所好蓋所惡不爲處所好則爲之自可見而下文因并言好惡則此非好惡相因之義否蓋此章之義反覆相因不可與諸章一例看而且章末無結語何也曰此亦略在童子問蓋此章通前章爲文而前章言家齊國治之道密且盡矣次序有節首尾關鎖而又引三詩以重結之至於此章天下亦國也發前章未盡之義言絜矩之道而以好惡利義兩端相循不厭煩複而止焉是以其文主於條暢而無關鎖言有盡而意無窮自與諸傳不同

而其無結語者傳三章亦無結語蓋以止至善所包
廣故也大抵於包合不盡處特爲此例猶言言未足
以盡其義之意也問此章之言用人蓋用人卽絜矩
之大闕也夫賢者輔君之德格君之非好民之所好
惡民之所惡內本而外末進賢而退惡補政教而遂
民生者是皆賢者之所叅贊而不賢者反是此所以
詳言用人耶曰是問章下親賢樂利云者可見綱條
之相統而亦所以推發傳者言外意也蓋能絜矩則
親賢樂利自然如此矣且如言明善誠身所以應中
庸否曰非苟爲勤合於中庸而然也然格致卽是明

善誠正修卽是誠身二書實相爲表裏而其淵源之有由來亦可見矣

十七日受讀法先生曰讀法不可不讀也因統讀一通問這箇略有次序否曰讀之可見矣問和靖半年之讀果無復餘蘊否曰此古人工程之法也讀此書者須要十分詳味可也是日因稟奉老之下難可久畱請退讀于家先生曰讀書之方須見大義正好熟讀精忠其勉矣哉

十八日早朝進謁與元佐丈及金繼孟氏同玩童子問食後辭退先生曰學者須要立心弘毅而其所用

矢履真卷之三
工惟務切實可也

識

書鄉約節目後

昔周之盛有鄉飲鄉射禮及讀法以教萬民孔子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是也至宋藍田呂氏而創立鄉約朱子又增損其節目卽亦周禮化鄉之遺意也我東 列聖文明之治諸先輩性理之學實繼周宋之緒而所謂鄉飲鄉約之制悉舉而復振之 中廟朝靜庵先生將興三代之治而以鄉約爲化民之本退陶夫子亦抄定約規於宣城鄉校而當時恨未

能盛行惟鄉飲禮則儒士多傳之尚今遺風未沫矣
歲辛卯夏李判書鑑永氏觀察本道以鄉約節目一
冊謄布列邑而錄師生名號其所設教勸課之意實
藍田古規而節節條條益加詳明何其美哉以相夏
居在治下因責以一方主約之任顧余愚鹵實所未
敢而辭之不獲則乃與同鄉章甫一再綿蕪於曠野
平閒之地而凡遠近來觀者舉忻忻然心誠好之頗
有興起振作之望矣方今 聖明在上賢侯宣化庶
復有以躋斯民於三代之盛也耶老夫將拭目以俟
之

書三一齋重建記後

韶州古有業儒齋卽吾先祖悔堂先生所勅建而慕齋金先生以本道伯適巡是郡捐貲以助成之矣後一變而爲育英齋再變而爲三一齋蓋取欒共子語也自世教弛而齋隨廢藏待院且因 朝令見撤鄉之人士乃分院物謀重建是齋而久未就今金侯胤鉉政理清平尤留心於崇儒廣學能追慕齋古事何其躋哉齋旣落侯因記其實而揭于楹於是先賢設教之法與夫命齋之義庶其復新於今日矣吾州文化再振之兆其在斯歟

紹修書院奉藏梅堂集因書于壁

歲丁酉之二月望余自龍山寓舍袖梅堂集二冊尋
竹溪揖于主席曰退陶夫子草創是院爲一國之首
而慎齋周先生莅任茲州終始致力焉時吾先祖以
先生高弟往來質業至有承我院有人之批及歸韶
州建院立學規制多倣是院而行之實蹟具在集中
余竊謂是院不可無是集請藏之謹而傳之壽焉因
書此于院壁

丹邱書院營建顛末

我虎溪晚悟懶齋忍齋四先生立院之論厥惟久矣

在 肅英之際爲邦禁所拘至 純廟時我王考大
松府君族祖冕禹議于承宣公冕周與一鄉章甫爲
置一屋子於城南飛鳳山下扁之曰鳳麓書堂以待
物力之舒而夏營之不幸承宣公及冕禹氏相繼而
逝未十年王考又下世矣自是誰復有能芬此事乎
然事有不可遂已者我伯考可軒公協謀于門親迺
於 哲廟丙辰移建鳳堂于丹邱丹邱卽懶齋舊居
而亦忍齋杖屨之所也後二年戊午功告訖廟曰尙
德堂曰明教東齋曰居仁西齋曰道義此則相夏之
議問於吳巖稟定于湖上及愚川者而院額則威堂

申公觀浩之筆也辛酉秋會鄉儒於臧待書院定議以虎溪懶齋忍齋三爺并享而晚悟公則以其本孫論議不一遂不與焉一體共尊之地是可恨也已是年臘月日始行縉儀會者四百餘人本院曾有別所案敦誼契至是洞主進士金庭瑞言于衆曰是院之舉吾黨之事也其合有並力美但委之本齋已戒宜各署名于帖圖所以永遠也僉曰諾又有詩帖一冊並藏于院相夏竊自幸累歲未遑之事有成於今也迺敘其顛末如右使百世之人知當日尊衛之誠有如是云爾

此識入錄于忍齋先祖遺集附錄而多誤刊處當以本文為準

虎溪集修整後識

我王考晚年慨然謂不肖曰虎溪集七冊卽忍齋所
手自整理而忍齋集五冊芝軒公兄弟之所彙纂也
歲甲戌宗家失火兩世巾箱與傳來遺蹟渾八煨燼
百六摧剝痛實何逮族兄承宣公及宗人鼎周偕來
歎傷曰兩先生遺文實經傳之羽翼後學之柯鑑也
必無終泯之理幸更刻意蒐採俾爲完帙也後十年
宗姪寅協與族弟冕禹左右哀輯粗成頭緒而猶有
所未卒業者此卽汝後輩之責其銘聽焉不肖承命
以來歷數十年方始有此修整而尙未克指日鐫梓

然幸嗣是善述不至漫稽則未死殘喘庶有歸拜之辭矣

忍齋集修整後識

相夏之生晚矣尚及王考在世之日竊有所承聞焉惟我忍齋府君學問淵源自有緒於三棣家庭德行孝友尤有光於傳世箕裘始而令聞著於鄉洛晚而事功及於後學藏修之從吾所好出處之得其時宜實百世之卓爾而有遺文之輯成於二胤府君而備經勘校至爲五冊矣吾家甲戌之火累世文稿一時煨燼斯文之厄一至此哉今此若干所存卽汝父之

所苦心哀得於門族及鄉道契家之流落者而使汝父假之以年則必益搜其所未搜克抵完篇矣汝父又不幸中折自是余心俱灰僂佺徒殼底人者于今二十年而始有一線生意將因汝而發汝其勉焉以遂汝父所未究之業也相夏時纔十五歲猶有所感惕者存焉而第其編章多互錯字行有昧點以不肖之愚鹵實難修整乃有年而成二冊子縱云一羽之足以知九苞而實不敢效王考之遺託以述先人之緒業況可以使忍祖先生之遺咳賸馥永不泯於百世也耶

丹邱世蹟衰輯後小識

於乎我家文獻之盛尚矣蓋自忍祖以上有遺集傳于世其蹟班班可考也芝軒止溪老圃八吾堂及樂水軒府君俱有文稿而并燬於甲戌之火其爲後裔所痛恨可勝言哉惟芝軒公遺狀有恥齋翁所撰而自止溪公以下亦皆有當時賢碩如柳慵窩金七灘及近世金拓庵諸公挽祭等篇今乃考其世以第次之名曰丹邱世蹟蓋以我世居丹邱也願後來者各書一本家家而藏之以攷其先德之有如是而且能思所以繼述焉則庶亦有以不替吾家憲於無窮也

夫

銘

字名銘 并小序

申吾姓也相吾行也夏吾名也歲青虎一陽
 之節始加余冠是日一門長少咸集冠畢吾
 伯父可軒翁揖以請諸父兄以相夏名余繼
 舜字余僉曰嘉後十年甲子有善侏名者請
 改余名曰定脩字曰學魯余曰否術不足信
 亦非所以重冠席命名之義也迺贊夏字以
 銘吾名焉銘曰

陽盛曰夏四時之中土中曰夏萬國之宗是之謂明
是之謂大以爲國名首於三代繼韶其樂建寅其時
其道蕩蕩帝王之治前聖後賢其揆一致於乎至哉
夏之時義所以諸父肇錫爾名其敢忘諸終身佩行

矩庵銘

并小序

余嘗以矩題庵有一士友詰之曰子嘗秉心
以圓欲其周而不偏矣今從事於矩其將制
行以方乎余應之曰何敢焉但所居丹邱而
邱與矩相近其室僅容膝而其制上棟下宇
間架方正實有矩字面貌且吾心卽矩也以

是應事接物無不均方此大學所云絜矩之道也苟能主是庵而顧名思義使吾方寸弘而不滯毅而不流以之於日用云爲貫動靜而一表裏則庶其盡矩之道而無愧於庵也第恐主翁之不逮於是而蓋亦將有意焉爾

客唯而去因序其語以銘之銘曰

維邱近矩我里也矩維室象矩我處也矩維心當矩我操也矩我思孔言從不踰矩我忠曾訓要道有矩我思朱箴敬須蹈矩度折揆周規實契矩六方均矩一理皆矩若或違矩僂非我矩于居于警常睨于矩

自銘 丙午三月二十二日臨化時

我來也天我去也天來去一任天

上樑文

甲子閣上樑文

人事循環關於天方值日月之合璧家謨赫焉自乃
祖聿覩堂宇之遵繩卽舊圖新承前啓後惟茲鳳頭
山一麓寶我鵝洲氏別庄擅勝地於丹邱却疑仙靈
之陟降吊昔人於黃鶴徒見雲物之寂寥倚斂十數
世風徽桑梓必敬宛爾六七家門巷花樹交榮轎車
蠶筐伊邠野之淳俗山屏澗帶卽輞川之閒區噫子

第無地藏修肆父兄積年籌度從古學塾遺制載籍
也班班如今書室美規名鄉乎選選况念智山下茅
茨數架曾是忍齋爺琴書一生至樂自在簞瓢閉居
且占泉石俄驚籠漢樹物理豈其然耶輒誦燕亭詞
人情固應乃爾對臨芳躅鶴空啼而猿吟流離舊洞
山若顰而水咽而孱孫肯構之責烏可已乎惟先祖
截度之基終難墟矣歲適值天曆之重甲材不煩山
木之其丁闢榛荒而成園實叶幽賞用茅葺以代瓦
無侈前人移設柳州之雲屏肇成杜陵之草屋蘭縹
蕙帳回想已往之光華月榭風楹喚作無邊之物色

捲簾壽嶺之春雨杜宇啼在上層側耳韶樓之夜鍾
鳳凰降于千仞登堂燕喜擅四時景物之不貧入室
周旋寓百世羹墻之如見然今日初修本意豈吾輩
偃息是圖着力磨龍石思義澤講修之吉潛心玩蹟體
程門靜坐之工仁者見氣象知者見曾懷達斯道之
本領小學爲基址大學爲間架勗小子之前途夫然
後樂所生而無忝其庶幾相在室而不愧茲陳下里
短唱用助上面脩樑拋樑東叅天五老氣蟠雄如煙
若霧方紛郁泄出何年雨太空拋樑西千年孤鳳下
雲棲如今天意將鳴盛六六遺音和律婁拋樑南川

流不息混成潭昭融一理無今古秋月分明鏡面涵
拋樑北肅穆明宮於是卽先祖精靈彷彿臨昂我諸
子采崇德拋樑上雲盡天開都爽朗君子貞觀徹顯
微好將一氣中宵養拋樑下春日農謳盈綠野不橋
不能三百塵齊東可笑祈田者伏願上樑之後地靈
陰護山魅遠遁林當益濶請迴俗士之駕室欲其淨
時盍勝友之簪寶樹芝蘭之滋培罔專美於謝氏墨
庄詩禮之厚積于有光於劉公其始自今永保久遠

祝文

九代祖考虎溪府君

贈爵時告墓文

丁卯

恭惟我祖斯文名碩炳日之忠的源之學九旬任道
二亂爲國尊周一疏字字激烈大義之伸世教之淑
不泯公議百年斯赫剡採旣實廟論俱一傳曰地
何三銓之秩邦國攸尚士林是式顧惟不肖感恩
無極

鷹峰齋舍移建時開基祝文

辛巳

奕奕鷹峰有名韶西有崇先墓有佺先齋淑氣千載
神休十世歲一蘋蘩有虔無替革舊而新天理之推
因廢而興人事之宜爰卜吉基亦地之利乃運其石
如磐之固乃構其材如松之茂茲洵吉辰叶龜之兆

敢告于神永世保佑

七代祖考芝軒府君安石告墓文

恭惟府君德全而和孝友由天詩禮傳家粵自初載
詞翰已感屢中終別奈天有命八芝之阿數間精廬
樂我林泉理我琴書于二百載遺風如昨子孫之感
士林之式惟墓有石寔禮之常狀寶之表衣履之藏
爰謀一片奈爾力綿幽銘顯刻用簡從權每歲霜露
享此繁蘋追遠感惕勿替千禋

二恥齋文集告成文

代本孫作

恭惟府君之百世不朽竄在於遺集之廣其行而遠

其傳也迄今五歷世而珊爛十編韜光晦彩於古笥
之塵使世之欲尋躅於千古者無以見是集之有契
於前哲而有輔於來學也此不肖後承之所以深懼
夫愈久而愈泯矣歲丁亥冬鳩財營刊之論發自一
門遠邇之欲其成而應之者亦與焉積十年而舉是
役就當世之可堪者以狀行焉銘墓焉而附之因校
之精編之簡而約之以三箇冊子又一歲而功告訖
於乎府君之志業名實由是而將煥然可明於世矣
敢告虔告

矩庵遺集卷之三

矩庵道集卷之四

祭文

祭定齋先生文

裏體時

於乎大山先生之易筭前五年先生乃作八十年無
一日非明學講道之時而終焉繼往開後之要言采
旨卽大山所謂尋常中妙處數箇字則於是乎大山
之道復明於先生矣此實斯文正脉而上以溯之千
聖而不差下以垂之百世而不易者也於乎夷考今
古夫孰不尤之於道而其能由乎平常而得其所謂
妙者以渙造實踐而卓然爲後學之表範者果幾人

焉於乎先生之道門路正直階級分明凡有素弊者皆可與聞而顧余小子愚魯自昧明訓辜負實積是惟先生之所尋常憫惻者而及門未暮年奄遭山樑之慟有麻天地將何所依歸也第惟先生之至言遺在篋笥則道在斯矣而學之者猶以未若常常親聞為恨矣其復有能紹述而闡明之者耶

又
大祥時

於乎道之將明先生適來道之將晦先生適歸噫微先生斯道何依恭惟斯道一脉有自陶山遺設湖上傳緒先生是繼大發其旨學由平常道造高妙功存

繼開澤在陶甄用此精明啓我愚昏猶尚謙謙每恐
虛文一言至訓終挈表領是謂真實是謂中正古人
法程實不外斯遵之則是違之則非於乎吾黨敢不
服膺如龜斯信如神斯敬今焉已矣安敢安仰昏衢
無燭并汲無纒一闕祥暮千古懷痛

祭訂窩金公公文

花州文獻擅鳴大東最於高門輩出儒宗錫類不匱
篤生我公學本伊洛理窮義周殉通班馬且涉韓歐
蘊而爲德發而爲文訂針望屬君子立言乃若先跋
春秋之筆簡而無漏詳而無溢盥手拜讀感徹泉隧

謂將巾衍以畢，鉞梓云：胡不淑，天奪之速，元氣已喪。公私我怛，單盃告臆，其庶鑑格。

祭溪堂柳公疇文

吾道東矣，集成陶山。陶山之緒，厓老是傳。以是家庭，復出江翁。江翁之孫，寶惟先生。猗歟先生，吾黨至盟。天姿旣異，地望且隆。專心法門，伊洛正宗。餘事翰墨，韓歐軌軌。文與道一，率由平實。早謝公車，晚修林壑。外臺清啣，而不滿德。洛水之陽，數間溪亭。臯比儼若，問酬從容。一代文字，隨手梳櫛。無誤不正，無疑不釋。及吾先蹟，信筆立言。并與離校方謀，鉞傳云：胡一夕。

君子有終斯文奄喪瑤琴已空悵顧吾南復誰任斯
用爲洞酌痛纏公私

祭金文

若洙文

龜翁之孫實惟我公嶽重其姿淵濬其曾人物南州
間世而挺實德人乎高標衆仰整我冠衣檢我儀容
質而有文君子成章廊廟之材草茅之窟不售於世
奈何乎命有子克肖僉或超穎仁善之積可驗餘慶
而余小子早登門屏十年荷眷一出悃情尋常選祝
海籌無疆云胡一夕德星昧光警誨莫承儀形永闕
三霜居然千古長喟

祭肯庵李公文

有熒湖上大爺之門有承其緒篤生是賢本天稟厚
實地功全由學而仕君子之進歷駁清顯素履愈慎
位望俱邵有德有言凡吾林事若已任焉矧惟丹院
主張儀文闡我先德惠我後引肆小子愚向德采虔
嗟儒運否升沉奈天賢祠已墟函席遽塵依歸無地
矜式無人回顧吾南郡堪廓然匪私伊公微悃有陳

祭外舅不欺堂金公

誠 極 文

惟公天資醇懿實地履蹈孝友箕裘清約標標青峯
舊物白屋活計龜水古巷一生真趣倚歟所庵吾黨

宗盟公少趨拜旨設親承春風湖上日晏函席從容
問酬心融理達俛焉不已一心是則歸來自省到老
彌篤穩修法器好箇繩尺既無毫疵蓋有心得尤專
禮學梳繁撮疑三千儀節變常得宜研經涉史博採
精討惺翁十傳西山一部心會習熟上口沉吟晦翁
遺篇浩若海涵節其要語尋趣究的却誦師說喻及
蒙學諸家解說丁上積軸靜坐如禪明窓對越要守
敬字一成終始重磨古鏡隨起新知既積于中何慕
乎外題箴滿幅安樂二字安其所樂自謂未至以見
心期冲澹無累字字格言言言至意左壁右牖揭以

常暉小子拜軒輒先于目簡裏蘊奧匪敢窺測自知
顯蒙不足贊一公則憫我厚賜開發心悅誠向骨銘
膺服所以遐祝無疆此樂公焉棄我胡忍不恤天人
之除俯仰難詰瞻望風儀于何彷彿依然古壁遺榜
徒垂曷哉哀胤庶遵無違

祭柳丈

致 春 文

有卓華山有媚河水有覺謙老爰宅于是積之既厚
厥流愈長友翁中起一振南聲大賢有後吾林有依
猗歟我公允矣是家稟賦既異趣向且高七旬俛焉
述先貽謨風儀衆推事功人知當世之志命奈時違

大材謾拋窮巷堪嗟逍遙河上晚計淩嬰百祿家肥
六蘭庭抽次第繁陰可葆仁庥云何大樹淨柯還稀
昔所理遣今告恐瑣於乎小子竊有私係阿妹不肖
專仰公庇阿妹不壽祭余獲戾往者已矣尙冀其來
溫如玉鋤崑崙之瑰善保而長乃母不死善教而成
乃祖有嗣旣琢而章乃舅與榮小子告是尊靈庶聆

祭朴文

元象文

小子嘗拜公于堂堂下有晚香一株鬱然而葆晚節
蒼然而帶古色先公之所嘗取以名堂而亦所以覆
庇其來昆者也嗚乎公卽晚香翁之肖承也蓋松栢

以爲姿蕙蘭以爲珮旣超乎衆而有冬嶺獨秀之標
不苟於俗而無時花妍笑之態一團馨德得之天而
老彌芳四時春風存乎中而外自和若我公者眞可
謂人中之香也於乎使是香置諸京洛繁華之會渥
聖澤而滋恩霈則其材可以用廊廟其德可以格神
祇而今乃托根於窮巷古井之畔歛英於寒天白屋
之中只自培道義以滋潤咀經史以濃郁尙保有累
世儒素之臭味推爲一時士流之薰沐而並與其蘭
枝蓀葉不替其餘芬於無窮則是果香之幸耶其不
幸耶於乎世必有說理者辨之矣

祭姑叔金公

漢 根文

於乎公卽我先君之所嘗兄事者也不幸先君早世
小子生晚未及見當日追隨唱和之盛而亦嘗鑿於
耳鑄于心者足以傳作家中故事焉小子爲先君之
後承先君之事當以先君之心慕我公亦繼述之一
事而顧爲質慵疎旣不得源源拜候於我公無恙之
日而今乃構辭自陳於人事已非之夕此何人斯小
子幼時公嘗撫余頂而語之曰此子能知讀書有乃
爺之風旨也甚愛之不置戊辰秋公以大朴衣冠颯
颯髭髮殷勤委訪於弊廬以先君未究之業責勉之

申申不已小子雖未敢報效其萬一而寧無所感於
中耶自余勝冠以來連遭喪戚去夏又纏風樹之慟
塊伏聖室無他暇念而至於我公則有未嘗忘也况
今哀從情界一與小子同迺茲以文告哀且以哀慰
孤俱是悲苦語也伏惟尊靈庶其鑑我衷而歆我觴
也耶

祭宣傳權公

錫天文

於赫高門奮起南服國有勳錄士有銘石世襲其蔭
簪纓彬苑名祖賢孫實維我公才蘊其具文武緯經
筆翰恢綽韜略融貫一出其身大擬其展宣坊早啣

在公宐然卿宰器重僚友推先出入以正進退無愆
以公才德可任經濟試用未究噫此叔季秉衡失平
藻鑑塵翳睠彼邱林大鳥倦飛華岑澗處白雲依依
樵蘇堪樂書史自怡初筮已屯晚遯猶肥矧今時事
滿目殊怪公實達觀識者還賀知舊擬期齒德俱尊
用公砥礪浮俗可敦何天不憖奪我碩彥山空桂枿
澤舞鱸鱠顧余之愚喬木葛蘿自幸寅緣其誼孔嘉
中連缺界人事未圓尋常書面亦未源源北峽數年
南雲渺然喪而葬而邈無聞知三祥將闕千古之悲
晚後非莫豈盡衷素惟靈不昧庶賜鑑顧

祭李文叔 書求 文

繫惟我公溪老令緒於赫青氈十世不替逮至琴翁
瑤徽復響士推益重世蹟愈暢一區羅鄉僂成大方
公生于是是襲是承金幹自珍玉操無瑕既孝且友
一門雍和溫公有兄董生無儔山南善類孰不樂推
若吾先行不獨姻好蘭契同香鏡心相照春日秋陽
文酒相邀壤界密邇時月逍遙愚如相夏亦嘗躡屣
一生傾肺幾乎忘年惟鳩之寓亦取孟隣凡厥奠接
賴公措置日夕相對娓娓笑語所笑云何少壯之志
事業浮雲歲月流水白首窮廬雖歎何益所語且何

晚暮之樂野有我田案有我書我書我看我田我鋤
村童尤我我卽誘提村友要我我僂欣如我有玩樂
寒潭鳧魚我有管領長堤花柳爰得我所聊寄我趣
此語可喜期以共老此樂未了世事一換三年之歎
兩歲之難公止我動間二百里北走南還棲棲不已
公時沉綿无妄之疾竟此成痼奈有此日喪未臨設
葬未執紼嗚乎人事到此無謂拊念平昔昔笑今涕
已矣今夕祥碁只隔端重之容於何夏覲明的之論
於何夏聞猶有典型子孝孫賢是可屬望古家有人
公復何恨我言止斯聊薦一觴尚歆格思

祭金顯應

健輝

文

始余緣兄甲寅之祺余時十六兄時廿四余尚阿蒙
兄幾老師我汲兄纓我陞兄梯導余引余要與同歸
維時先翁有儼冠衣所翁餘緒自成家模說禮之精
治心之要兄多耳濡弟亦目睨余用感悅愛兄愈摯
龜水之涯無草不佳龜巖之阿無石不奇匪直私好
寔兄有致清簞筮亭要我侏伍短檠雲寺賴兄多辭
相須相與殆無虛歲公車之役亦云儒事南赴西笑
行必聯趾風雨共苦亦幾春秋當年志業晚來俱虛
兄才堪惜余愚何介世事如今付一笑殺無嫌獨高

自合初志復何求焉老亦幸矣樂彼蔡下有幽其居
冬可溫兮夏可敞方又有案實先人所遺從吾所好
歲寒心期吾人之樂孰京於是况復 恩賜望八之
例邦之舊典人所榮賀擬擡山巾往接緋衣七旬無
死可觀斯儀且念此席抑有多思中間鉞界往矣無
謂兄我相期最在晚暮丹山不騫湖水無改夏遂初
約及我生在此意尚齎此行方佇夢外凶音忽驚我
耳一面遽違萬事都已老覺年來辜負常多于兄之
事亦未免斯回顧閱歷老不少此又覺今日歿與存
異匪情之歇或勢之礙知我惟兄尚亦不昧文不盡

言庶鑑我師

祭吳監察

風變

文

於乎同而好不同而不好天下之情也相夏之於公
居同鄉生同庚契同案五十年從事於同者可謂氣
同聲同以之好惡必同憂樂與同矣奈之何窮通不
同謾灑雲山之淚脩短不同遽作幽明之設此何同
而又不同也只此草草數字實亦同心之言也其所
未言者不昧者尙或鑑之

祭四從叔同樞公文

今日小子之哭我公實昔年公之哭我王考底義也

王考攝七世宗事鎮一門諸親均視無間而獨於公尤深者以公亦爲支分五世之宗而其責愈重其義且別也自是公之承意體念靡不用極而暨我伯考先考因益篤厚又推及於小子而眷愛之期倚之者豈以小子之材姿行識有可以得長老之屬望而然也蓋小子以王考之孫爲忍祖之主鬯也幼而欲其學業之成壯而欲其名行之立及其窮且老而憫其鬚髮之蒼顏貌之衰有時陪坐其藹然之情不待言談而見於神色之間是不但公敦睦之行慈仁之德得於天者如是而實亦我王考之所施於公而公之

所施於小子也則小子今日之哭安得不以公之哭我王考而哭之也哉於乎家有者德而後其家之遺範可見王考之棄世已四十年而吾先行亦凋謝殆盡矣惟公令德雅望巋然作靈光於一門而今又廓爾將千古矣小子輩追前感舊之懷傷今慮後之痛豈徒然哉言之止此所未言者公其鑑之

祭族叔國祐文

於乎忍祖之孫至七八世而猶一室友睦之風憂樂之情固無隆殺之間然而乃若吾兩家則別有所可講者蓋先公之於吾先若有聯繫共磨之誼焉而不

幸先君早歿則先公以孔門之痛顏子語祭之今讀其遺文歷歷如昨日事且吾本生王考之喪三度祭告備陳情事實無異親子弟之痛家父兄此相夏之所嘗不忘于心者也於乎以伯氏公出羣之才調奄逝於僑所而猶可藉慰者惟公謹守先業養得三子一以系伯氏后俾完其門戶公之事功不亦大乎於是余之講世分而相與者曷在於公而擬有晚暮無限好箇况矣公又不壽環顧吾門持大體守本心如我公衛門敬宗如我公有事相仗如我公對輒歡笑如我公者能復幾人况今春移置季兒於此隣種種

來處于此而與吾再從叔及贊甫日聚首敘話每有一少之懷於乎公之儀型將何處覲其彷彿而靈筵又撤則益復寥廓矣茲述千古悠悠我思聊薦一觴靈庶歆斯

祭堂叔父

選帖

文

竊觀世之有實德懿行可傳於後者或不免悠久愈泯之歎况草茅之士才蘊而未嘗展究德具而不得大施無顯功特節表表於朝野則其孰能不拘於窮達而採其蹟據其實以闡發其幽潛者哉是可懼也惟我叔父生以稟質峻偉德性沉重早失怙恃事繼

母以孝承先祀以誠凡籩豆之實無不躬自豫辦力
農桑以給事育節財用以需吉凶處宗族睦而信御
婢僕恩而威以至閭里之人隱惡而揚善賙窮而濟
急所以無親疏貴賤咸得其歡心平居敏於事而訥
於言每誦十言十當不如一默之語或在是非叢中
不欲與利口爭辯嘗愛酒而亦不至於迷亂遇好朋
友至曾中太和之氣藹然盡露於面貌務自韜晦不
喜名譽凡鄉間會集有不緊於儒士本分者則未嘗
一出脚嘗言以是而得譽望於人非吾願也惟事係
祖先則無鉅細躬自料理或置庄或豎石或修墳庵

每歲常薦之需有事經費之節無不講定儀式粲然
有條理尤致力於先院自鳳麓及丹邱移建事終始
一心與士林修契以爲尊奉之道先祖貽贈之典自
天有隕而寒門屏力殆無可爲則先出資以用之此
皆平日所擔作已憂而夙宵經度者也相夏嘗從容
燕侍每以繼述先業勸獎後進箴語申申勉戒雖童
蒙之纔學字者必導以義方使不踰繩律蓋以六世
之宗擔責甚重家政且煩早謝舉業一以種德行善
爲分內事也及 聖御新臨百度咸休則二十年杜
門之餘與我伯父白首西行而偶得一疾奄忽於魚

亭返葬於寺洞宗戚士友無不悼惜焉相夏不揆僭
率敢此記德者以平日見其實而知其詳者無如子
姪故也其因是而爲他日乞銘之資使隱德幽光不
朽於百世則幸矣

祭本生伯考可軒府君文

於乎以小子而告府君固可以述其恩愛敘其倫情
而已若夫誇張其事行嗟惜其命道自有當世之耳
目又何必藉小子之筆而費小子之辭哉然其所以
著於鄉黨者本之於家發於事物者本之於心亦有
人所不知而小子獨知之記小子之所獨知以俟夫

當世之有知也者不亦小子之責也耶府君以絕倫之聰明間世之姿儀克承先業於早孤之餘且扶文脉於幾絕之際使山南江北知有吾家於今日而自此復振之望可執契以俟矣奈何拔茅之制一變於上而抱策之士舉縮於下既不肯銜玉而自售率乃肥養邱林付經濟於理家樹風憲於糾鄉初立丹院重建三齋以體先志凡係吾州儒業自吾家始而今鄉俗大變士趨不端則不得不一番更張惓惓以是爲己任嘗著一篇綱條克遵悔祖所述紹修遺規而間附己意叅以時宜將與一鄉章甫定行而胡乃天不

假年鄉而失倚重之望家而無儀型之地寥寥廓廓
至此極也於乎府君之窮通行歿實有闕於氣數顧
此衰叔之日豈復有如府君之稟全而氣秀知遠而
行高者耶凝然若山嶽之重府君之持身謹嚴也發
之如江河之沛府君之發言有章也窺班馬之健而
挽屈宋之軌府君之詞翰蜚英也較做措於管葛之
世而和悲歌於燕趙之市府君之經綸自許而為時
慷慨也指白日而矢言挹清風而自全府君之廉直
自守也沒是非於衆譟辨義理於急難府君之智義
交濟也圖久遠於乍忽之頃禳象妙於平常之間府

君之日用自得也樂書史而寄傲談性命而自安有
裕於內而無慕乎外府君之桑榆晚契也及其疾革
而將終也各以親疎面面說當言底事對小子言母
替家聲也因憐然而化此則府君之有得於素養而
不亂於歸真者也於乎此實府君之終始而人皆知府
君之有是言不知府君之有是行知府君之有是名
不知府君之有是實此所謂小子之所獨知者迺於
乎府君之於小子以猶父之恩而兼師教之義成童
以前愛踰於嚴勝冠以後則嚴踰於愛其終嚴愛均
濟義恩俱淡此可見府君施教之有道而小子之所

終身佩服者也自府君棄小子歲已一周而小子之慕府君無或一日有間者蓋以淺哀至慟亦有人不知而小子獨知之者在也伏惟尊靈庶其昭鑑焉否乎

哭亡女金室文

吾寧無文於哭女也哭之尙未忍經殯經裏而故吾行之遲遲况可以文爲而提得多少語將吹火於旣灰之腸耶但汝一生恨不侷男子身學字於吾前繼業於吾家是汝自幼恒言今吾無一言諛汝恐汝重飲泉下恨強而把筆忍其所不忍略敘以讀諭焉於乎汝生未旬而汝母不幸自是吾非圓界人縱吾處

之若尋常而少年之腸肚已摧呱呱涕乳之聲遙
入書窓則耿耿孤燈不覺永夜將曙然吾未嘗一提
抱而得保汝今日者以吾兩幃夙宵愛戀之恩而汝
諸姑辛勤救護之力也一日二日一歲二歲以至稍
長則人皆以汝而慰汝之慈之寃而吾亦以汝謂猶
愈於無生也見其姿貌之可愛而便欲其生也見其
才行之可教而又欲其壽也自余繼娶而汝其有母
矣汝其有弟矣一室頗相依爲命而且於庚午夏天
不悔禍連遭大小喪慘幸而得生者惟吾與汝之男
妹而已一縫一餽必賴汝手因挈汝而于王井于飛

亭復挈而還故庄中間苦汝已極吾亦喫盡無限風
霜而庚辰又遭汝季父之憾吾之生念都消而所賴
以定情者惟汝曹在矣所以寬着心硬幹家務以去
而至若爲汝擇匹亦吾所大用心處汝夫家之仁風
雅望有聲吾南而且汝夫性度純好于是而託汝身
寄汝命足矣惟吾日望於汝者有嗣續於人家無貽
憂於舅姑而年踰三十此望尙孤幸賴汝舅氏之調
補多方始聞有好奇而乃於昨春汝因產男而死何
其慘也汝之得命於天如是之薄耶汝母亾而入猶
以汝爲慰况汝有此丈夫嗣幸其保茁如汝之無恙

則汝實不死矣吾所慰汝者在此不必作無益之長
懷也最有所不能忘者在周兒迎婦之日汝前期
而來巨細經紀無不手自措備不幾月而新婦嬰劇
疾汝至誠調護目不暫眠者幾四旬而少無倦怠是
豈但篤於友而然耶亦所以分吾勞苦愛渠賢淑期
得其回甦也適有汝夫家之命不獲已言歸未五日
而賢婦竟不起汝亦此行僂千古矣汝之每慰我以
書尺者恐我之或損却神氣長牋細字無非此語吾
所以不忍忘者此也歲月久而鉅界復圓今吾有賢
婦矣有孫孩矣且吾晚出者年既八歲矣顧吾身心

近頰安頓謂將及此要汝一來與共一堂之歡而嗚
乎已矣汝已泉下而吾尚陽界言念疇昔所可悼者
不一而強毫逆情老淚遮眼亦不欲細細焉汝果不
昧吾雖無一語可領會而汝果冥冥必不知此為何
語亦安得記汝四年隔面之父始來於今日謾作不
當哭之哭也耶

誄辭

宗丈景源

學泓

誄辭

居然公之終祥卽矣度是日則公之醇古儀範益寥
寥永闕矣尋常慟悼之餘竊有所感焉而不已者庸

賦三章詞以道平昔向德之忱云爾

充積粹見是公儀方不假雕飾儼有威兮
融理達是公學兮樂斯優優老采篤兮
推仁而惠是公德兮親疏遠邇咸艷服兮

宗人華燮

桂東

誄辭

夏之生後於公一甲而嘗推之以長德蓋公於吾先
考齒間七年而交情無間鄉筵門席追隨聯翩不欲
相捨向之所擇隣於丹邱者亦以是而與同憂樂十
年如一日不幸先考下世公又向龜庄人事已非矣
環顧吾宗先執零謝殆盡而公獨巋然夏之所以向我

公惟篤者亦豈徒然而今公又至斯悲夫千古歸真之
行非陽界人所可挽用構數行辭以哭送之詞曰
高古之趣端重之容醇懿之行謹雅之風不可復覲
兮奈何乎蒼穹

行錄

本生祖考大松府君行錄

府君諱冕九字君弼號大松宅邊有松高可十丈大
可一圍蔭可莖數畝遠近士友見府君氣像之有方
於此皆相謂曰大松文遂以爲號吾申之貫鵝洲自
壯節公十二世諱益休有大勳勞於麗朝而受封焉

有諱允濶官判圖判書清名直節著於中朝子諱祐
全羅按廉使見麗故亂與姪壻吉治隱南下治隱入
善山釜島公入商山望京今貫洞孝子里是也 太
祖龍興三徵不起號退齋事親至孝廬墓淚滴處有
雙竹生事聞旌閩享涑水書院子諱光富始仕 本
朝是生諱士廉縣監生諱錫命生員始居義城之元
興洞生諱俊禎訓導生諱壽除寢郎不起生諱元祿
號梅堂從退陶慎齋兩先生於紹修稟正鄉約條儀
建長川院業儒齋韶州文物之盛自此始以孝行旌
閩官教授 贈戶議享藏待書院生諱仡 贈左承

旨號城隱生諱適道號虎溪遊寒旅之門得淵源之
正當丁丙之亂再創義旅陳疏介和特除祥雲察訪
贈吏議享丹邱書院生諱採號忍齋嘗遊太學著
聖學十圖銘以六行被薦見時象不佳竟不赴大山
李先生題其墓享丹邱院生諱禹錫號芝軒生諱德
潤號止溪生諱義模生諱宗烈生諱萬教寔府君皇
考也妣缶林洪氏龜用女貞正有女士行生三子仲
卽府君以 正廟壬寅十月十九日生于八芝舊第
氣宇峻整性度寬厚奉母篤孝事兄甚謹尤致力於
宗事宗姪寅協才器不凡以族弟冕禹優於文學嘗

邀而隣焉又別置塾舍聚遠近才子以獎學業不幸
宗姪大召族第冕義三從姪錫祐而成之曰吾家文
脉絕矣汝輩其勉旃所用紙筆若料資每捐門物厚
給之常曰家中自有政何必尤外來榮貴耶取小學
書讀之十年隣居婦孺多聞而誦之筆力又適勁栗
里洪公國文見簡書歎曰七十猶如是者此老而已
喪慘之餘且經年荒凡奉先養生經用不贍府君嘗
因贅家資得一庄於谷內賣牛募丁築堤作水田盡
付宗家自悔祖以下諸先塋無不設所經紀養邱木
置田土以備香火之需藏待自建院以來二百年院

宇傾頽物力凋殘鄉老皆云不使魁偉公正者歿其責難以維支乃屬望於府君府君幹事三年院樣一新費用不苟與壽樂堂李公魯巖八蓮桂堂適見有小几蒙塵在堂隅命下隸持來有言此几摩輒有害府君笑曰吾使汝必害吾勿疑也開視之古蹟滿几考其中有古醫局水田五斗落在邑坪而鄉皆不知卽令付之本院且按鄉錄有祖先名啣令其後孫各出資新入者亦同例因拮据屢年以贍養士養老之資與承宣公冕周建鳳麓書堂議享虎溪晚悟懶齋忍齋四祖而竟緣力絀未就然其後丹邱移建未始

不藉是焉嘗語門子姪曰吾平生心無欺實事無隱情蓋其敦本務實如此故廉公有威以服衆心所以於闡先衛賢多所樹立而且惓惓於獎進後學門綱賴以立士風亦爲之振宗族鄉黨至今誦之不衰配永陽李氏有貞靜端一之德不幸無育以三從弟晁璋之仲子命祜嗣焉卽相夏本生考也娶安東金氏精進女生相夏府君甚喜之卽日命名曰是吾宗姪之嗣也自幼懷養靡所不至至入學勸課日篤嘗謂不肖曰學須得門路端的乃可成就吾見大坪柳丈有道君子俟汝甫冠宜就學焉吾之所望在汝期汝

續吾家舊緒也是蓋誠於衛宗篤於牖後非至性而能之乎癸丑夏府君率不肖輩上雲菴寺畱十日而還後幾日偶因泄患汎劇竟以是年九月三日終于正寢享年七十二於乎慟哉府君之實德懿行有可以傳後者而第恐歷歲既久則其蹟漸泯茲敢略敘顛末以冀世之知德君子有所攷據而立言云爾

先考三秀軒府君行錄

府君諱寅協字同彥姓申氏號三秀軒壯節公後十二世諱益休以功封鵝洲君因以爲貫歷五世至按廉公諱祐見麗政亂隱居商山之丹密三徵不就號

退齋親歿廬墓有雙竹之感以孝旌其里享涑水書
院子諱光富仕 本朝官內府令至生員諱錫命始
居義城生諱壽生諱元祿號悔堂歷三道訓導 贈
戶曹叅議享藏待書院生諱伋號城隱壬辰倡義
贈左承旨有三子長諱適道卽虎溪先生晚悟懶齋
其仲季也夏攻互磨德業崇淡就寒岡旅軒門得正
學之源丁卯倡義除祥雲道察訪丙子又以義將陳
斥和疏隱居薇山以終老 贈吏曹叅議子諱埰號
忍齋大山李先生撰碑銘曰嶺稱三某館薦六行兩
世俱享丹邱院子諱禹錫號芝軒子諱德潤有隱德

與李密庵栽金七灘世欽爲道義之交子諱義模子
諱宗烈號樂水軒寔府君曾祖祖諱萬教考諱冕穆
妣咸陽朴氏春著女端仁有壺範府君以 純廟乙
丑生于八智里第自幼氣局俊偉才志超邁族叔承
旨公冕周嘗言吾門百年罕見其儔以族叔冕禹有
文學望延之于隣講讀不撤學業早就而先府君督
責愈嚴期以遠大十九赴鄉試府君製已成而冕禹
氏尙未及人咸勸先呈券府君待其畢共呈曰自有
天數不關早晚且士以禮讓爲先豈效俗子奔競之
習耶官有巡題問太極義陶窩翁鼎周見府君所製

策歎曰此題雖老儒亦難善著弱冠能如是實吾所不及使有司有眼必壯元果符其言自喪先考事仲父甚謹受教輒行仲父公爲作丙子閣於家之東聚遠近才子共處頗有觀善之益律身謹嚴日用有節度雖祁寒盛暑必晨起整衣冠謁家廟次見仲父不少間焉看書不貴博覽本之經傳而苟及諸家又將朱書節要退陶文集常常暗誦默思以爲究竟法雖在調應中手裏常有一冊子若假之以年則其進蓋不可量而竟以疾終于甲午四月十五日享年三十門族鄉友無不深痛以顏氏之歿哭之松下翁完書

謂余曰吾與子之先君共做於雲寺其才思超穎無
敢踰及况姿表魁偉不但吾宗一人求之吾爾鮮有
其比云配永陽李氏觀發女敬亭諱民成之后生于
丙寅卒于庚午五月三日合塋于物閑山先塋下西
坐原有一女適咸陽朴頤淳府君卒後十年以從弟
命祜之長子相夏爲嗣蓋從仲父公之命也相夏娶
義城金氏生一女適金僖秉娶南陽洪氏生周煥娶
延安李氏生成煥女適李炳奎李女幼周煥男基萬
於乎不肖生晚未及府君之世而嘗承本生王考之
言得詳府君之天資與實行大槩如右而第恐無文

字以傳世愈久而愈泯則亦不肖之罪也茲述行略
使後承輩有以攷先徽之萬一云爾

本生伯考可軒府君行錄

府君諱錫祐字德文號可軒姓申氏鵝洲人鵝洲得
貫自壯節公後十二世諱益休有軍功於麗朝始受
封焉歷四世至諱允濡官判圖判書以清直著名謚
貞肅子按廉使諱祐號退齋見麗運訖與吉治隱攜
手南下入望京山養親至孝及葬廬墓盡哀有雙竹
生事聞旌閭享涑水書院愚伏鄭先生表其墓子光
富始仕 本朝官內府令是生諱士廉縣監生諱錫

命成均生員始居義城元興洞生諱俊補訓導生諱
壽除叅奉不就慎齋周先生誌其墓生諱元祿號悔
堂遊退陶慎齋門建學勅院有功斯文以篤孝旌閭
錄三綱享藏待院生諱乞號城隱 贈左承旨生諱
適道號虎溪遊寒旅兩先生門丁卯倡義以功除祥
雲道察訪丙子又爲義將聞國家下城陳疏斥和退
隱鶴山之薇谷以採薇扁其軒 贈吏議生諱塚進
士號忍齋以學行被薦辭不赴大山李先生銘其墓
兩世俱享丹邱書院生諱禹錫號芝軒生諱德海生
諱器模有孝友實行府君高祖也會祖諱世烈祖諱

晉教考諱冕璋妣延安李氏光現女松塢軫后貞靜
有婦德以丙子十月三日生附君子丹邱道下里第
儀表魁梧氣宇剛明行義峻截見事通曉八歲就學
于八智丙子閣閣卽相夏所後考所倡而遠近才俊
來質者以府君聰穎與相刮劇十年之間令聞藉蔚
先考臨終以所習經籍所著文稿盡付府君府君於
是以家學自任益自懋修義理之文程業之工靡不
精詣芴通而猶以綴詞訓義爲餘事治心勵行爲先
務有經綸濟事之局而於崇儒奉先等事外鮮有幹
者者初年應科之志曾不在小成累赴廷試而無由

徑力圖意丙寅慶試府君納券而退翌朝有一親友
來言吾見洛坡柳相公厚祿則曰昨叅試任上親
臨考第及至二券取一而一券自落取而見之乃義
城申某父啣某云寧不慨然府君笑曰命也何足介
意遂從容而下自是杜門潛居不尤聞達奉偏闡志
體備養及丁憂哀毀踰制三棣聯床友愛融洽訓子
姪循循有法丙辰召門族議之曰鳳麓書堂實為虎
溪懶齋忍齋三先生合享之計而尙未完就丹邱卽
懶翁遺址而亦忍祖杖屨之所於此崇奉不其宜乎
僉曰可後二年告功乃大會儒紳舉禘儀數百年未

遑之事至於府君而始成梅堂先祖所建三一齋後來不謹護守府君帶任三年土庄之已失者推之家屋之已毀者修之迄于今有賴蓋其一生尊祖衛道之誠實多此類焉辛巳寢疾一日召從弟與不肖曰吾方逝矣爾輩毋替吾家聲因儻然而逝正月二十八日也享年六十六夫死生大矣明了無怛化底意苟非天稟之絕倫定力之有素烏能乃爾墓先考塋下負良原配聞韶金氏德熙女有婦德生一男一女男相乙女適成宗泰相乙娶永川李氏義在女生三男珪煥桂煥玟煥日珪姪泣而語余曰王考下世已

三十年于茲矣平日顯行之在人耳目者雖或可聞
而其詳則未也况歷歲浸久則蹟隨以愈泯乎顧記
狀之責非叔而誰不亟圖于今則無以示諸後余曰
然是吾責也豈待爾言嗚乎以府君器識之通贍志
行之卓犖惜其未能展布於時而惟其藉重於門族
爲範於鄉黨蔚乎其有稱攷諸當世名碩挽誅諸作
可倣想其萬一而若干巾衍之藏又足爲全鼎之一
臠則此亦可傳而不朽也相夏自幼及長常昵侍門
屏問業焉薰德焉凡有以提掖而振發之者實兼父
師之道焉所以於府君事行竊有所覩得者乃敢略

述以敘次如右而亦非敢有一毫浮夸之辭庶冀夫世之秉筆君子或有所採擇而惠以一言云爾

本生先考府君行錄

我申之著於東方古矣自壯節公而至鵝洲君為十
二世鵝洲君而至按廉公五世按廉而至梅堂六世
梅堂之子承旨諱乞孫虎溪諱適道曾孫忍齋諱塚
冠冕聯赫忠孝著聞歷六世至諱冕九府君之考也
克承先猷有儒門事功妣永川李氏有婦德無育取
三從弟冕璋之仲子為嗣即府君諱命祐字休汝以
純廟壬午十二月五日生於丹邱里第德性醇厚

器量宏濶八歲移天兩庭之瘠饒不同而惟甘其澹
泊未嘗率情於華美或於堂內讌祭同隊爭赴而獨
不屑焉始教作古風以冊爲題乃製曰古人不知今
人事今人惟知古人事先府君喜其有濶遠意嘗邁
疹於丹邱生庭所後母夫人逐日來見府君問之一
日強疾還八智一室皆驚曰何犯寒而來對曰以吾
暫時之寒除母氏累日之勞不亦宜耶先府君使授
小學而誡之曰此作人之基本也府君乃不廢課讀
而懋於踐履常以服勞奉親爲第一件事十四遊甥
館諸長老戲之曰所讀不過小學云家庭所教止於

是耶府君曰吾家之教在於德業不在於文字曰果能行小學事乎曰知者欲行之耳一座歎曰是誠乃家子也癸丑丁外艱易戚兩盡情禮無憾時值年凶吊資甚衆而供接靡憊乙卯荐遭丙艱三年之奉一如前喪性公廉每當儒院之任視事纖悉不費於無用曰是吾父兄苦心之地敢不體念乎鄉論要因任亦不應曰自有其人豈可違鄉規乎雖稠會戲謔之中見府君至皆肅然蓋不以疏遠而遺其善不以親密而掩其惡故其見敬重如此丙寅以移建三一齋事一鄉薦府君為首任而竟以洋擾未果遂重建採

薇軒於鶴山時朴承旨瑄壽繡行本道覽虎溪實蹟
以道學高明忠節卓異啓聞有 贈晉悔堂集重印
丹邱院設享亦多府君周章之力也嘗體先府君之
志以相夏八承宗嗣凡於宗事無不躬自攝幹使不
肖年踰四十而不與於家務者以其欲專於學業而
無妨奪之害也臨終有遺命數條先考妣緬禮也諸
先邱壠必謹護松楸以輔宗也孝友先德勿替也子
孫書農及時也壬午十二月初一日終于正寢享年
六十一而卒辰纔隔四日也配安東金氏精進女松
隱光粹后性端仁善事舅姑又盡孝友於生庭少無

間焉一門稱之生辛未十一月十六日卒甲戌三月
八日合塋于丹邱西介仕里癸坐原生二男三女男
相夏相肇相夏出女適金絢輝柳參睦權明洛相肇
男龍煥龜煥龍煥男基瑀基學基範龜煥男基永餘
幼於乎府君之實德懿行旣未得見知于時竊恐其
久而愈泯也所以略記顛末以爲家中傳實之蹟云
爾

知庵遺集卷之五

附錄

挽詞

拓庵金道和

少小交文士論心獨有君
寒燈數十載於我細云

坦直無邊幅謙虛類定禪
風霜實剝裏能保自然

雲集函筵士推君善操縵
團團嚮道枕窮鬼不能

又

金童輝

猗歟梅翁宅典型尚有公青氈傳舊緒朱書見實
功懋修自平常德業日以崇年來甚運氣善類最
多窮白首逢喪亂擾擾西復東念昔追遊日精誼
弟兄同盃酒亭洞裏書籤月鑑中我愧戚豕交兄
能辨魚熊智愚雖有殊靈犀每相通前秋白馬行
遠遠叩葦蓬仍成千古別誰識我心忡

又

朴滢祖

悔翁古宅有賢孫齒德韶南第一尊穴塵不八看
書席獨坐矩庵晝掩門

吾林氣數夕煙疎春晚丹邱洞若虛一笛山陽無

限恨泉臺應俟范卿車

又

洪在謙

丹山一片邱世有考盤儔步履循繩墨談論拔俗
流空將麟鳳志直與鹿魚遊泉下逢先哲爲言世
道憂

又

洪靖佑

德不孤隣道有原薰陶斯學賴坪門傳家孝友追
先世滿壁圖書牖後昆棲息林泉非素志經綸庠
塾奈空言悠悠一別成千古風雨人間獨愴魂

又

門人姜永濬

視履搗謙懋德音克承先緒賁儒林數畦花藥培
根厚四壁圖書玩味澁語默居常元有節險夷隨
處不渝心斯文徽範今寥落愚魯從誰荷頂針

又

族第相稷

宗運近何替由公爲重輕家庭承悔恐淵脉溯湖
坪文學乃餘事寬仁是素情於何夏考德嗟歎後
之生

祭文

朴南奎

倚歟赫閣世襲簪綬名公宿德光前啓後源遠流
長根固枝茂逮于我公克趾厥武天資純粹寶璧

無瑕蘊德于躬爲政于家忠信其質真正其學樸
而不陋和而且飭以之接人不尤不忮旣無畦畛
寧事蠟椀以若懿德宜需于時世道鑿枘與我時
違穩修初服樂我林岡訓誨子姓衍于充堂各抱
才藝崑琳鄧樟余時陪從提誨丁寧如痾斯砭如
醉得醒意謂此生永有依歸云胡一疾沉綿難醫
洮丸易擲碁制隔宵典型無憑虛幌蕭條興言及
茲有淚沾裳公靈不昧庶歆茲觴

又

甥姪金榮周

於赫鵠洲嶠南望族按廉啓基虎爺增廓忍翁善

述道義炳朗公生是庭累世宗剋襟懷磊落風儀
峻整家學有自旣醇且正孝友根天忠信實地不
醜不雕奚蠟奚梳靜若枯禪拙若閨婦御家有道
藹然和厚接人以信有孚盈缶允矣其德獲佑宜
豐世道洄汰奈何韓窮一未展布其誰知公惟我
先人其誼膠漆冰溪賞春潭舍看月論古論今抵
掌興慨儒院擬復衣制無改于時氣象凜然鉄鉞
攜手同歸匪徐而亟吾父有言公無不諾吾父有
述公無不確命與時忤皓髮紛如穩修初服庶見
桑榆何嗟及矣吾道日孤小子無祿奄哭風樹無

父何怙視公如父一自遭艱連汨生涯咫尺煙霞
候拜無由縱緣誠淺亦豈情疎上年十月舅氏東
遊氣力雖衰鬢髮如故那知此別奄成千古拊念
疇昔實多負辜今我來斯青鳥載卜溪山依舊風
日蕭索萬事無及莫罄哀臆

又

族弟相憲

世有氣數之常變士有命道之窮達常與達者順
境也人皆處之易也變與窮者逆境也其能善處
者果幾人哉况今世級漸降士習益偷枉己循人
者滔滔是爾惟我宗兄以純美之質高明之才承

累世家庭之學資大方師友之益有志於為己之
工而尤着力於曾思之書篤於內修而始終不懈
向也幾年於場屋實為親屈非所屑也而是蓋有
命焉懷奇莫售終老林泉兄雖處之裕如無所怨
尤而人孰不為之嗟惜也哉嗚乎弟於兄齒少三
歲所以自少至老於兄之動靜語默無不諳悉妍
媸莫逃於鑑空輕重難欺於衡平其心體之明也
居則若有所思行則視不轉眄其主敬之工也口
不出鄙俚之言身不設怠慢之氣其律已之符也
小事則含糊若愚大事則龜燭而智其處事之要

也無稜角畦畛蕩然常有和氣其接人之道也簞
瓢屢空而不憂環堵蕭然而晏如其安貧之規也
此皆余一生欽仰欲效而不得者也年前赤羅之
住豐峽之寓世故使之而近幸返稅梓庄使余得
復爲隣白首依仗之心有甚於幼少之日而况吾
門之有吾兄若虎豹之在山林舟楫之在江海所
不可一日無者耶夫何一疾三載竟至於斯也凡
吾昆弟幾人生於吾門寂寥之日早年期待各自
不淺杜子廣廈之庇范公廟堂之憂未必讓於別
人而今不此之得焉謾侻東野之鳴張籍之窮已

足可悲而况兄遽有今日未知是氣數歟抑命道歟死者不能自悲使生者悲亦理也所以使弟而悲兄童以自悲兄其知也否耶

又

族弟敦植

於惟我公忍祖令胄妙齡立志迴出凡異寤寐賢哲尋究奧旨丹宙之下有屹院宇尊衛依歸典型勿墜既承先訓且溯真源贊謁大方定翁之門曾傳質疑悟解益惇是倣是則智圓行方以矩扁號佩韋目常念茲在茲期大門墻天不福善備閱澆桑中年險覺送死靡遑伊時經歷不幾喪心然惟

理遣定力其深公於我門屹爲棟樑粵在丁卯先
事在京奉還 恩帖實由其誠搢紳韋布靡不讚
揚晚向營移不常厥居赤羅迢遞小白崔巍東占
西染氣數擲擲畢竟菟裘婆娑初服庶冀桑榆驥
附馳逐疑似必質亦共欣憾心所倚仗益深衰白
夫何一疾沉淹床褥竟至不淑嗟我門族孰不齎
咨矧余尤篤所嘗委曲實在人先今焉已矣而誰
仰焉草草文字莫罄衷臆於昭在天冀庶監燭

遺事

府君諱相夏字繼舜號矩庵我申氏肇於壯節公

十二世諱益休有勳於麗朝封鵝洲君至四世諱
允滯官判圖判書諡貞肅子諱祐號退齋廬墓至
孝事聞旌其里享涑水書院六世諱元祿號悔堂
從退溪慎齋兩先生於紹修稟定鄉約建院興學
有功斯文亦以孝旌閭 贈戶議享藏待書院子
諱伋號城隱壬辰亂倡義有功 贈左承旨子諱
適道號虎溪遊寒岡旅軒門得聞理學丁卯首倡
義除祥雲道察訪丙子又以義將陳疏斥和退隱
鶴山之薇谷 贈吏議子諱採號忍齋以學行被
薦辭不赴父子俱享丹邱院子諱禹錫號芝軒子

諱德潤號止溪子諱義模號八吾軒子諱宗烈號
樂水軒寔府君高祖曾祖諱萬教祖諱冕穆考諱
寅協號三秀軒有文望早世妣永川李氏觀發女
敬亭氏寔后育一女取堂姪爲嗣卽府君也本生
考諱命祐妣安東金氏精進女松隱光粹后端仁
有婦德 憲廟己亥五月七日生府君于縣南八
智里第儀表澁秀才器超穎四歲試教文字輒有
領解王考大松公甚愛重之常侍側不離一遵教
訓凡室中日用諸具必親自整置言動如成人八
歲大松公口號立春詩命書之無一字錯讀書不

煩程督十四五歲遍讀七書旁通馬史及韓歐文
文辭夙就癸丑夏上雲菴寺著詞賦駸駸有作者
步趣先進宿儒咸以爲不及是年秋大松公下世
臨終謂府君曰夫學須得門路端的乃可成就吾
見大坪柳丈儘有道君子及汝冠宜就學焉辛酉
夏贊見定齋先生受大學多聞旨設有日記名曰
師門日受錄凡有所受必體認而實踐不徒誦說
而已及歸且抄庸學疑義以書質之時先生寢疾
未及回批而易箒焉府君以依歸無所澗致痛恨
與同門先進如李肯庵金拓庵諸公交相講劘勉

率大業侏甲子閣於鳳頭山南爲士友肄業之所
日以道義相將頗有觀善之樂丁卯以虎溪公
贈爵事府君裹足累上京奉 恩帖還忍齋公贈
爵嘗亦擬疏請而適以時擾未果虎祖加贈上言
忍祖請贈上言皆府君所製也事母夫人至孝二
十餘年養志如一日及丁憂送終祭奠一依朱子
家禮庚午家禍孔酷數月之內大小喪慘連至十
餘府君處困愈勵綜理家政不至失緒甲申有
朝令變易衣制府君慨然以爲文物掃地不是細
事遂草疏累千言言甚剴切其所逆陳時弊者可

謂若符左契無毫髮爽而以草野踰分旋停未徹
識者惜之辛卯判書李公鑑永觀察嶺南騰布鄉約
節目于列邑特薦府君爲本郡約長遂做藍田古
規抄定圖式會鄉儒習之且設講學於黌舍及龜
湖書堂以振士風有庸學講義錄威堂申公觀浩
濶敬重之曰吾宗有如許士書標號以贈祭已移
住赤羅乙未寓基州爲卜佳山水以遺子孫計而
尋因時據撤還府君素有寒冷之祟委席沉綿殆
至三載一日謂不肖筭曰吾病將難乎醫藥命進
紙筆使成煥書之曰我來也天我去也天來去一

任天異日汝以此表吾墓也神色自若須臾考終于正寢丙午三月二十二日也享年六十八嗚乎慟哉葬八智洗朴谷壬坐原從先兆也配義城金氏誠樞女五友堂近后生一女配南陽洪氏胤遠女西潭璋后生一男配聞韶金氏太鉉女無育配延安李氏範基女南溪輔后生一男二女男周煥成煥女適金僖秉李炳奎吳永煥周煥男基萬女李元肇成煥男基瑞基哲基元基活基萬男泳鎬敬鎬誠鎬女李章平餘幼府君承襲家學自在髫鬢已能見善而興起聞義而服行及其就正于大

方持心律已允謹嚴醇篤常曰先師所訓學者所
懼惟在用他虛文者此吾一生服膺而警省者也
爲學以性理爲準程制行以孝悌爲本領一從樸
實地做去凡事係祖先靡不殫誠經紀虎忍二祖
遺集綴輯於煨燼之餘雖未及鉅梓而嘗手自釐
正之芝軒公以下六七世行錄及諸家挽誄亦皆
纂次爲丹邱世蹟二冊處宗族親疎無間而咸得
其歡心接賓友一以誠信或於儒會衆論乖忤而
喜怒不形徐言以正之事必歸順雖在患難急遽
之際而雍容坦泰無或失容蓋其有定力如是也

所著文稿輒棄不收而家兄不幸早歿不肖亦棲
屑嶺湖積有年所散佚殆半所存只若干篇且今
歲月推遷典型已遠則淡懼行蹟之愈久愈泯也
茲敢略記平日所覩聞者敘次之如右世之秉筆
君子有所採擇而惠以一言則幸矣不肖孤成煥
泣血謹書

行狀

矩庵先生申公歿後三十四年胤子成煥甫袖遺
狀一通以示柳東著曰吾先人嘗師事定齋先生
有篤學至行而迄今無記德之文是不肖之罪也

顧當世非無作家巨匠而惟子以是家人必詳吾
父事者所以敢有請子其狀焉不佞識庸言輕何
敢當焉辭之累年其請愈勤謹按其狀而隱括之
曰公諱相夏字繼舜鵝洲人麗朝鵝洲君諱益休
爲始受封之祖四世諱允滯官判圖判書謚貞肅
子諱祐見麗政亂退隱高山以孝旌享涑水書院
至諱元祿號悔堂 贈戶曹叅議享藏待院諱適
道號虎溪遊寒岡旅軒兩先生門 仁廟丁卯倡
義有功除祥雲道察訪丙子又以義將陳疏斥和
贈吏議子諱採號忍齋以學行被薦辭不就父

子俱享丹邱院曾祖諱萬教祖諱冕穆考諱寅協
有文行早世妣永川李氏觀發女無育公以功姪
八嗣本生考諱命祐妣安東金氏精進女有婦德
憲宗己亥五月七日生公于八智里第幼受學
于本生王考大松公天資穎悟好學不憚已有遠
到之兆松翁口呼春帖詞試寫之不錯一字蓋八
歲時事也自後嚴立程課不煩提諭而才藝夙就
十五歲古文經傳皆通習之其摘辭綴句苑然有
作者步趣是年松翁寢疾臨化命曰道之所存師
之所存大坪柳丈淵源端的門路純正待汝長成

之日往學焉年二十三贊謁于坪塾受曾傳一部
凡有問答必默識而詳記之名曰師門日受錄爲
終身體驗之地又抄庸學疑義數百言上書以俟
回批而先生遽易箒自歎登門日淺奄失依歸遂
與同門先進如李肯庵敦禹金拓庵道和諸賢濳許
以道義之交以勉率大業甲子構小亭于鳳頭山
南爲士友講質從遊之所丁卯以虎溪公贈爵事
裏足累上京奉 恩帖還且其加贈上言忍齋公
請贈上言卽公所製也庚午家禍孔酷數月之內
連遭十餘喪猶聽天自寬而綜理家政不至失緒

辛卯顧伯季公鑑永膳布鄉約于列郡特薦公爲
本縣約長遂倣古之規因今之制而稍加釐正期
以歲月頗有觀感之效又設講會于校宮及龜湖
書堂以振士風有講義錄旣而時事日變居常鬱
悒有避世自靖之志癸巳移寓赤羅乙未又移基
木日嘯咏於名山韻水以暢其性情叨因時擾撤
還公素有冷崇委綿三歲一日自知病劇命成煥
進紙筆口呼曰我來也天我去也天來去一任天
他日以此銘吾墓無幾微但化意恬然而逝實丙
午三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八葬八智洗朴谷壬

坐原配義城金氏誠樞女生一女適金僖秉配南陽洪氏胤遠女生一男周煥配聞韶金氏太鉉女無育配延安李氏範基女生一男卽成煥二女李炳奎吳永煥周煥男基萬女李元肇成煥四男基瑞基哲基元基活基萬三男泳鎬敬鎬誠鎬女李章平餘幼公生文獻之世承家庭之學其發端啓迪宜乎不迷其路脉而及其從師質業以庸學爲問學之關鍵不惟淺究其旨卽欲驗諸事爲常以虛文爲深懼質實爲基脚一心注的惓惓以斯學爲已任是豈無所受而然哉闡先蹟所以述事也

敦鄉約所以化俗也設講學所以獎後進也敘自
銘所以樂天命也甲申衣制之日草疏數千言以
瀉其忠憤蓋亦陽秋尊攘之義也申相公觀浩嘗
書標號以贈曰吾宗有如許士甚敬重之蓋公之
居常言議不苟同而人自信服威儀不加飾而人
自敬畏忠信之質誠敬之工有諸內而發於外實
由其資稟之美而亦有得於庸學之旨者淺矣世
之學者非無嚮道求善之志而夷考其實支離瑣
屑雕會文詞修飾邊幅直假於是以求濟其私耳
若公者服襲於踐履之實浸潤乎玩蹟之工義理

悅若菊秦患難安於素位不知年數之不足而慥
慥焉死而後已謂之尚德敦行之君子固無疑矣
今其遺集之在巾衍者將付剗公之事行雖未
施於當世而可傳於來後者其在斯乎東蓍以契
家後承夙抱高景之慕矣今於是請竊有所感於
中者不揆僭越敢撰次如右以備世之立言君子
攷據之資云爾後學完山柳東蓍謹狀

墓碣銘

并序

公諱相夏字繼舜號矩庵姓申氏其先出於平山
高麗壯節公崇謙爲上祖後世有曰益休受封鵝

洲遂為鵝洲入十一傳而至梅堂先生諱元祿

贈戶議是生城隱乞 贈承旨是生虎溪適道

贈吏議是生忍齋塚連四代學問名節為儒林矜

式曾祖萬教祖冕穆考曰寅協本生考曰命祐生

而穎秀甫受學便領解八歲本生王考大松公口

呼命書春帖子不錯一字十四五遍讀七書芻及

馬史韓歐文詞理夙就二十三贊謁定齋柳先生

畱學半月親切問難有日受錄是年柳先生歿公

恨生晚而登門後遽失依歸復從同門先進多所

講質體厥師訓黜去虛文由事親達于接人由家

以及鄉黨罔敢不盡其心故出言而人信遭拂難而不迷自少講學樂與士友同方黌堂里塾彬彬有興起之效窮而在下亦不念世甲申爲儒林草衣制疏反復致憂慮之意觀察使李鑑永嘗差公爲本邑鄉約長判書申觀浩推以爲宗中善士則其望實可知也而惜乎其無所遇而終也公生

憲廟己亥歿于丙午三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八葬所居聞韶治之八智洗朴谷負壬原配義城金氏南陽洪氏聞韶金氏延安李氏有二男三女男周煥成煥文適金僖秉李炳奎吳永煥周煥男基

萬女李元肇成煥男基瑞基哲基元基活基萬男
泳鎬敬鎬誠鎬女李章平日成煥訪余請有以表
其瑩余言何足輕重顧自有公之自銘依爲之幾
矣哉銘曰

來也惟天去也惟天來去一任天於乎其達識定
見能不迷於死生之大變也安東權命燮謹撰

跋

申君成煥甫嘗同余寓俗離山中日袖矩庵文稿
二冊泣以示余曰此吾先人巾衍之遺也家伯不
幸早世因又轉徙嶺湖間散佚殆三之二所掇輯

僅止此爾于其丁乙之且識一言于後也顧貌末
非知德者惡敢當是寄於乎文之傳豈徒然哉識
正者其辭醇行專者其辭簡苟無其實則藻華而
已雖多亦奚足尚也竊惟公之先以忠孝文學世
其家有若退齋梅堂城隱虎溪忍齋以及芝軒止
溪八吾樂水三秀軒諸公相繼而作何其盛哉宜
公之有得於世類而自馴乎成憲不出家而已綽
如也而加以師友淵源之有所受矣定齋柳先生
承湖門嫡緒拂東南而及門諸賢極一時之選
也與相砥礪淬濯焉則所資以進德又何如也見

其所著師門日受錄有曰先生嘗言學者所懼惟
在用他虛文耳用是爲一生承用底單符則此其
識之正也之以之措諸事行本乎彝倫日用之常實
有踐修而不徒誦說而已則亦可見其行之專也
所以其爲文不事雕鏤直是卽事寫意以敘其實
律已而有庵銘闡先而有世蹟授徒而有講錄務
以範俗而有鄉約圖切於憂時而有衣制疏使人
讀其辭藹然仁義之發而醇而且簡者也是豈可
以寂寥視哉嗚乎自世之徒尚浮文也君子儒鮮
矣其文易得也其質行難見夫子所云吾從先進

蓋有以也余於是編竊有感焉吁其可傳也已丙
子南至日南陽後人洪致裕謹識

歲乙未四月日
達城寓所刊行

矩庵遺集卷之五